詩毛氏傳疏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六

長洲陳奐學

清廟之什詁訓傳弟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疏 頌者皆祭祀之詩作於成功之後而其事或涉於成功之先其中有周公營雒邑所行祭祀之禮亦有在鎬京制作之禮故說有不同謂此也周大師講詩入樂但謂之頌不繫周字後詩在魯魯有魯頌又有商頌遂加周以別之左傳吳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吳札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歌頌者美文王武王成王盛德皆同歌周頌非并魯商而歌之也杜預謂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劉炫規之是矣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疏）雒邑今作洛非釋文作雒案此祀文王於清廟之樂歌也周公朝諸侯明堂之位於居攝之六年在宗周鎬京見逸周書明堂篇此乃成雒邑謂在居攝五年時其時周公祀文王於國之南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作我將之詩又祀文王於路寢大廟以行特祀之禮作清廟之詩書大傳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書傳與詩序合漢人劉向王褒蔡邕高誘鄭玄皆謂清廟歌文王不及武王無異說書雒誥篇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几郊祭稱禮禮文武以文武合祭明堂也此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之事也又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禮咸假王入大室祼王肅注大室清廟中央之室此合祭文武於大廟也書大傳云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還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

情慨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予乎此蓋吾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
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
也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蓋周公制作禮樂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文宗武皆有配天之祭故於升歌
其歌清廟之詩唐人杜牧云周公居攝祀文武于清廟
作此歌文武之德是謂也文武可以合祭於明堂豈文
武不可以合祭於清廟乎然祭文武當在居攝七年之
末而祀文王歌清廟猶在前年矣逸周書作雒篇乃位
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云大
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
國南者也案此大廟即昭穆之大廟與明堂月令左右
个之大廟不同故孔以為后稷廟祖考廟文王廟也考
廟武王廟也周公成雒邑時文王尚在祖考宮大平告
文王故特設奠於路寢大廟為崇也若合食於后稷大
廟是褻也故知此詩為專祀文王而作路寢大廟即明
堂月令左右个中央之大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為明
堂者文王之廟通典引周禮孝經說鄭注樂記並以文
王之廟為明堂制者蓋本諸此也試更即周人廟制而
詳言之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並云唐虞五廟親

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是夏以前皆五廟殷以契為大祖而成湯為受命王不毀故六廟而呂覽諭大篇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不數成湯此五廟之制從古昭然莊三年公羊傳魯子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徐彥疏云紀為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是諸侯雖附庸國亦五廟矣五廟之說實本於五服之親故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蓋廟數同於喪服以一己而上推之為父祖曾高以一己而下推之為子孫曾玄所謂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也所謂五服之親也四廟四親廟也王者立四親廟猶一己而上推之為父祖曾高也四親廟而以一始祖不遷之廟統領之猶一己而下推之則為子孫曾玄也五廟義生於五服百王不改也周制天子七廟見禮記王制曾子問禮器祭法等篇大戴禮三本荀子禮論穀梁僖十五年傳並同祭法言七廟有二祧諸侯無二祧止五廟王制三昭三穆中四親廟為二昭二穆二祧為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七此周七廟兼二祧昭穆之說也盧子幹鄭康成禮記注皆以二祧為文王武王之祧孔疏引白虎通義周以后稷文武

特七廟何注成六年公羊傳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
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五廟周家
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
而七廟漢書韋玄成傳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
爲盧鄭注所本然韋班何以以文武爲受命不毀當在應
毀不毀之後而言不數二祧而亦未嘗以二祧爲文武
廟二祧雖一見於祭法當亦爲周公所定之制周禮小
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廟謂五廟祧謂二祧皆有昭穆是
周公時已有祧之矣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
服藏焉若將祭事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爲廟先公爲
祧王之服如尸之服故司服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
是則祧與廟不同享也守祧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
祧則守祧黝堊之是祧與廟不同掌也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灑之事五寢即五廟七廟惟祧無寢是二祧與
五廟不同地也臨海金鶚天子四廟辨云周官爲周公
所作在成王時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諸盩亞
圉爲二祧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
先王必不以先公稱之引周官守祧奄八人八人注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賈疏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以爲

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文武之居二祧在穆王其王之時文武爲世室又在懿王孝王之時與案誠齋說最有根據后稷爲后稷於周室爲大祖不遷此廟而非祧也先儒或以后稷爲先公之祧或以文武爲先王之祧則三祧而非二祧既與祭法二祧在五廟外者不合或以文武爲二祧而又合以后稷三廟不毀又與祭法二祧爲壇墠者不合皆誤以祧爲不遷不毀之義而不知祧亦遷毀者也昭穆毀故四親廟及二祧皆毀二祧不與於五廟之數七廟兼二祧言者此通二祧稱廟崇大之辭也周公所制禮也文武宗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七廟兼文武言者此始受命王不毀之義也然文武之應毀不毀猶在制禮之後而非周公時豫設也周公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以其王已後後當遷文武居二祧懿王已後當遷而不毀以文武爲世世室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五廟在路寢之東二祧無攷世室即大室亦即路寢之大廟大室先公之遷主藏於大祖廟先王之遷主藏於大廟大室白虎通義所謂主祏納之廟西壁是已文武爲始受命王當遷而不毀故郎以大廟大室爲文武之主廟文武二王實合爲三代三王之一廟前堂曰大廟爲文王廟中央曰大室爲武王

廟猶如魯以周公廟稱大廟魯公廟稱大室同在一處
魯頌所以有白牡騂剛合祭之文魯用王禮此其制也
文武廟不毀此即韋玄成所謂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不
毀之義文武親盡不更立廟此即韋玄成所謂始受命
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之義事雖行於周公
之後然必本湯爲受命而王不毀亦因殷而制禮且與
周公明堂清廟皆有合祭文武之禮蓋實有先行之者
矣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左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惠
王喪終之吉禘也路寢大廟爲文武廟明堂其南堂也
此亦周人中葉文武同廟之一證下士祖禰共廟共廟
則必合祭在禮下不嫌與上同也或謂曾子問廟有二
主孔子舉齊桓作僞主藏祖廟爲二主非禮是僞主與
廟主爲二主非一廟二主合祭也不得
援引以爲說廟制又互見魯頌商頌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肅雝顯相(傳)肅敬雝和
相助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

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疏於歎辭文王同穆美下從釋文補也字呂覽至忠篇可謂穆行矣淮南子原道篇物穆無窮高注並云穆美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漢書韋玄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顏子容春秋釋例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大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引左傳內部大鼎于大廟下言清廟茅屋明堂位禘祀周公于大廟下言升歌清廟以爲清廟即大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大廟即明堂亦曰大寢月令於東曰青陽大廟於南曰明堂大廟於中央曰大廟大室於西曰總章大廟於北曰玄堂大廟鄭注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此即天子之路寢也路寢方三百步路亦大也凡大祭祀行諸大寢故又謂之大廟在路門之內王宮之中央呂覽愼勢篇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其謂矣○肅敬雝和何彼禮矣同相助生民雝同文王傳云濟濟多威儀也秉操也把也秉訓執義相近也傳以文德爲助祭之上有文德者昭三十二年左傳晉成公合諸侯城成周以爲

東都崇文德焉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敎義與傳同對越猶對揚對越在天與對揚王休同意江漢傳云對遂也爾雅云越揚也在天言文王在上也駿長爾無正同民讀平聲○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則以不爲發聲不顯顯也不承承也不或作丕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釋詞云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丕發聲是也無射於人斯於嘗作于凡詩用字之例經作于不作於作無不作毋作維不作唯維唯無毋于於偶爾閒出或相傳古本字不畫一抑轉寫誤不能肊定也傳以不厭釋無射無與不同義也大雅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所謂顯於天也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兩繼字即此詩承字權輿傳承繼也所謂見承於人也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所謂不見厭於人也皆是頌文王之詞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疏書雒誥篇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維天之命制禮也維清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列正與大傳節次合然則維天之命當作於六年之末矣雒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鄭注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郎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謂周禮行於七年致政之後是也箋以告大平為禮未成時在居攝五年之末末是詩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自在制禮後語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也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疏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文選歐陽建臨終詩注引薛君章句云惟念也惟與維通詩譜載孟仲子作於穆不似似與已通大哉二句傳引孟仲子語以總釋經義云于命

之無極釋天之命不已云美周之禮釋文王之德大者即純字之義美者即穆字之義於天命言大於周禮言美皆互詞也言文王有光顯之德崇效一乎天其所行周禮亦如天命之運行不已文王之德大如天天之所大禮記中庸篇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案鄭意本中庸以申明傳義純大下也字今補純大爾雅釋詁文說文奄大也純與奄同繆言德傳言禮昭二年左傳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注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是德即禮也左傳易象春秋爲周禮鄭箋六官之職爲周禮其義一也正義引趙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釋文云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然則孟仲子亦學於詩者也故此及閟宮傳兩引其

說○傳訓假爲嘉與假樂離同溢愼釋詁文舍人注云
溢行之愼也假以溢我言以嘉美之道戒愼於我也襄
二十六年左傳作何以恤我說文及廣韻作諴以謐我
諴與嘉聲通諴者本字假何皆同聲假俗字謐者本字
溢恤皆同聲假俗字收聚釋詁文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
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正義引鄭注雒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
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引雒
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大戴
禮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又云德法者御
民之本也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
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
官以成禮此以六官六政爲明堂大法鄭說所本也鄭
箋詩溢爲盈溢饒衍與傳義異其言聚斂制度正是以
發明傳義周語晉隨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
秩以爲晉法講聚左傳作講求汪遠孫云求者述之假
俗說文述斂聚也桑收述聲本相近講聚收聚義正相
同箋釋駿惠爲大順傳義亦當然也○序云大平告文

王晃劉序稱大平之君子卽指成王故傳以曾孫爲成王也成王雖是文王之孫告文王所以告先王故不妨通稱曾孫也云成王能厚行之也者釋文本無行字厚猶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禮篤訓厚椒聊大明公劉傳皆云篤厚也楚辭天問帝何竺之篤與竺通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鄭意亦以曾孫爲成王兼指後王說乃申傳義而推廣之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疏)象文王樂象文王之武功曰象象武王之武功曰武象有舞故云象舞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胡承珙後箋云鄭謂武王所制者武王之作象舞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則武王制象舞時始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案胡說詩周公作是矣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賈服杜注竝以象爲文王之樂此象謂舞不謂詩也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

下管象猶之下管新宮耳此象謂詩不謂舞也制象舞在武王時周公乃作維清以節下管之樂故維清亦名象周頌首三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文王詩如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小雅之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雅之文王大明緜亦皆文王詩周公用之宗廟朝廷燕飲盟會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詩爲後世法是其義也清廟爲升歌之樂章維清爲下管之樂章唯周頌之不用維天之命猶召南之不用草蟲耳論詩編樂自有制度則知維清即象爲文王樂維清爲文王詩昭然不疑矣後箋云鄭注禮記概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即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肇禋（傳）肇始禋祀也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疏）清清靜也文王篇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傳云緝熙光明也清靜光明是謂文王之德也爾
雅典經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莊都說典大冊也其引申之義書可為法故典謂之法
法必有常故我將傳典又謂之常箋云文王有征伐之
法受命七年五伐也此鄭用書大傳之文以申明傳法
字之訓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正義引中候我應枝伐弱勢鄭注云
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虎之屬是孔申明鄭說
枝伐即指伐崇象文王伐崇在受命六年七年而崩繁
露四祭篇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又郊祀篇文王受
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兩引棫樸
之詩此是三家詩義然是類是禡祭天伐崇之事見於
皇矣篇三家詩說未為無據肇訓始生民以歸肇祀傳
亦云肇始也始歸郊祀也彼篇但言祀故傳云郊祀此
篇經言禋禋者祭天之名故傳以祀詁禋則禋祀之為
郊祀無肅著矣后稷為堯之上公得始行郊祀文王為
紂之上公亦得始行郊祀兩者事相同此篇象文王之
武功是以鄭本三家詩郊伐之說以補明經義耳毛意
亦然也○迄至生民同肇始迄至文義相對言文王始
行禋祀至武王伐紂用能有此成功也釋文禎作祺徐

邈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正義云定本集注祺字作禎則正義亦作禎矣正義引某氏詩作維周之祺後箋云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天立厥妃俾爾亶厚民之攸咽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案說文禎祥也正用毛訓杜牧上周相公書云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酉戰陳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引詩作禎此唐人以象爲武壘子三辨繁露質文白虎通義禮樂等篇皆有此說而其引詩作禎蓋用毛義也箋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鄭以乃字代維字義見文王傳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疏此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文武之樂歌也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七年者成王在位之七年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矣雒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案改元雖非西京

舊說而用二特牛祭文武與詩義正合文王廟卽淸廟合祭文武亦歌淸廟之詩成王初卽政與諸侯共享大廟平於其來助祭也以申敕之令無忘文武之德又歌烈文之詩事非兩時而義各有當此詩乃專謂諸侯助祭而作耳故詩譜正義引服虔注左傳云烈文成王初卽雒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其義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戎大皇美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傳競彊也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疏烈光爾雅釋詁文辟公庶諸侯也錫讀陳錫哉周之錫文王造周故傳云文王錫之也御覽禮儀部三引傳有也字今奪白虎通義瑞贄篇云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家詩謂頌美武王義異而以辟公爲諸侯則

意同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
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勞社稷之固也此引詩以惠訓釋惠不倦釋
無疆社稷之固釋子孫保經意蓋言諸侯皆能訓順我
周故長保其子孫世世獲福也封與豐聲同故傳訓大
殷武同云靡累者累當作纍靡爲羈靡之靡纍爲纍浅
之纍故胥靡爲罪人也白虎通義誅伐篇詩云毋封靡
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
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巳案三家詩以封靡爲大罪與毛
訓同維猶乃也王謂文王也崇訓立謂更立之以繼世
也承上文錫茲祉福而言無以有大罪之故乃亦爲之
建立邦國此舉文王錫福之尤箸者而特揭之也文王
時諸侯有大罪者莫如崇侯虎皇矣云是致是祔是絕
是忽絕忽罪施於崇虎致祔德及其先世卽其事也○
戎訓大功與公同故詁訓功公皆爲事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也閔予小子傳云序緒也繼緒言武王繼文王伐
崇之緒也皇美釋詁文執競同案念茲戎功繼序其皇
之二句上承文王下起武王作轉戾之詞清廟維天之
命維清三詩篇中皆專頌文王此詩篇中則兼美武王
是周公歸政之後合祭文武之事繼序與末句不忘文

意相應與閔予小子繼序不忘連文同辭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賚云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皆武武王繼文王之緒文義相同正義依王肅以王爲武武王不得不以繼序指諸侯大違經傳之恉矣傳云競彊無發聲人謂賢人也論語左傳並云武王有亂十人訓道柔民同抑傳訓爲敎者各隨文釋也不顯顯也刑法也禮記中庸篇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引詩不謂武王戢干戈櫜弓矢矣鄭注以爲諸侯法文王之德非毛詩義也於乎大學引詩作於戲不忘謂沒世不忘也正義云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疏此時享廟祧之樂歌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其在成王時后稷爲大祖廟最尊大王文王爲二昭王季武王爲二穆最親此五廟皆先王廟也諸盩郘祖紺爲一昭亞圉爲一穆此二祧爲先公廟也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祀先公而別立二祧不與於五廟數中故禮記喪服小記及周禮隸僕但言四廟五寢而王制祭法等篇所云七廟實兼二祧此周公時七廟之說也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時享爲二祧漢書韋玄成傳劉歆釋國語亦云二祧則時享是時享有先公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子孫保之疏作生采薇同荒大悉蟀公劉同傳云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以釋天作高山句高山生萬物是即天之所作也云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者以釋大王荒之句大作安字之誤箋云能尊大之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今據以訂正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毛傳所據之本箋云高山謂岐山也作與上作字同義

康安也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所生之萬物而文王又能以安之也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此引詩康訓安樂言安樂覆載之萬物與國語釋詩同毛多用荀說意常然也○徂往也言民所歸往也夷訓易說苑君道篇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云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亦引此詩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疏引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案朱輔引詩彼徂矣作彼徂者矣者道用無關經義唯毛傳最略得此數說可以發明夷易之詁矣箋云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徧與天地合德鄭正用韓詩義但韓詩專指

文王不兼指大王蓋大王雖是遷岐之君而治岐之道無如文王篇末不應兼及大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此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祀天地之樂歌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注云此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禮記禮器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鄭亦本大司樂而言之矣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韋注魯語同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在郊上故禘爲最大之祭禘嚳非配稷也圜丘非南郊也昊天上帝非上帝也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圜丘之祀以冬日至時服大裘則所祀者昊

天上帝也大司樂不言禘而以爲禘祭法不言圜丘而以爲圜丘鄭說固融貫極矣大司樂注以圜丘祀天方丘祀地二者皆爲禘而祭法之禘注但言圜丘而方丘之爲禘亦當該在其中圜丘方丘皆在郊故祭法謂之禘經傳皆謂之郊國語又以禘郊連言之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春禘郊之盛與衷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合此禘郊爲祭天矣楚語禘郊不過繭栗與王制祭天地牛角繭栗合此禘郊并爲祭天地矣臨海金鶚辨之甚詳然則詩言昊天即所謂昊天上帝也序言天地即所謂祀天圜丘祀地方丘也圜丘方丘鄭注謂之禘而此序言祀天地謂之郊南郊之祀郊也而小記大傳謂之禘鄭注謂之郊蓋禘郊祖宗皆祭天之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禘郊通稱亦猶祖宗通稱易耳周人於孟春南郊之祀以后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圜丘之禘以帝嚳配此昊天有成命之詩是也后稷立大祖廟又以配天帝嚳無廟但有石室藏於大廟大室於兩日至出以配天親疏遠近之義也禘本兼天地故詩言天而序兼言地則圜丘方丘皆歌此詩可知圜丘以嚳配則方丘亦以嚳

配又可知曲禮下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孝經緯后稷為
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嚳配
圜丘亦當配方澤是矣孔仲達泥此序之為郊而不為
禘遂以為南郊北郊不為圜丘方丘則周人於南北郊
既歌思文又歌昊天有成命而於冬至圜丘夏至方丘
兩大禘無詩后稷配天有詩帝嚳配天無詩遂使周公
制禮一代典章幾闕范加非細故也且南郊稱上帝不
稱昊天此其義證也詩中但述文武之功德不及帝嚳
與雝篇追述文武而不及后稷同意且帝嚳之祖其神
甚遠此歌詩以配天不必援詩不涉嚳一語以為疑也
金鶚云始封之祖固是后稷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
嚳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為陽生之始故祭
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之夏正孟春為一歲之始故祭天
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
配祭各有所當鄭氏以禘為圜丘方丘之祭卓議自超
千古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為天皇大帝注大司樂
以為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為北辰耀魄寶本於
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崑崙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
亦是緯書此
鄭氏之失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傳)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疏)昊天昊天上帝也漢書匡衡傳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譽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匡學齊詩亦二后爲文武也受之受天命也○噫嘻篇噫嘻成王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與此成王同鄭箋韋注賈逵唐固說皆同康安不敢康不敢安也夙夜早夜也基始爾雅釋詁文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其鄭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此三家義命信同在眞臻部以爲疊韻爲訓始信者檀弓所謂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宥寬義同淇奧傳云寬能容衆密新書作謐同爾雅密寧靜也郭注云見詩傳孔子閒居注密靜也是三家詩有訓密爲靜也密寧靜三字同義爾雅翌明也說文作昱緝昱古同聲故緝亦訓爲明說文熈廣頤也熈熙同傳釋緝爲明釋熙爲廣廣與光通爾雅緝熙光文王傳緝熙光明其義一也單厚國語作亶古亶單

通爾雅肆故也後箋云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
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毛傳
假固為故並非堅固之謂胡說是也書般庚自作不靖
多方自作不和是靖與和同義也○周語叔向謂單子
日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
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
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
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
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和故曰成王案毛傳詁訓悉本國語國語引詩以
首二句言文武之受天命以下五句皆言成王紹承王
業之事與我將篇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未三
句就主祀之人說文義正同然則美周成王誦者乃自
引詩者曰中語與詩中成王不敢康句本無干涉也新
書禮容篇云有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合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
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房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轝文武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内懿然嘉德各遂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紊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之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怠懈以安天下以徹民人賈釋詩雖訓詁不依國語而與國語文義無不合蓋周頌一篇其間有皆雜致其政先後不同如思文郊祀后稷我將一宗祀文王皆在周公攝政五年治雒邑時后稷謂祖文王謂宗爲配天之祭六年制作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遂以后稷謂大祖南郊配文王謂祖武王謂宗明堂配又周與殷皆出自帝嚳周用殷禘嚳之禮於圜丘配此在致政之後後之禮故昊天有成命說者或謂成王祭祀之詩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此宗祀文王配天之樂歌也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曾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與詩序正合思文后
稷配天我將文王配天皆是周公攝政五年治雒中事
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云明堂
在國南者也此正言周公治雒築明堂其時宗文王不
宗武王故詩但歌文王也孝經所謂嚴父配天也宗文
猶行武王之事若宗武竟行成王之事宗文辟成王也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此武王之祀
非行宗祀之禮故鄭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則不以
爲孝經詩序爲一祀矣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祭法言宗武
王注又引孝經宗文王以爲證韋昭魯語注云此與孝
經異也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說是
矣周人以文武爲祖宗宗廟之禰禰於清廟禰宗之禰
禰於明堂是其制也明堂之說金榜禮箋最爲明晰其
言云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說由未辨於其地以王
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澗而一之也所謂王
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大寢也引月令考工記大
戴禮記盛德等篇路寢五室之制及后殷周一也夏曰
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

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
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
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日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
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
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
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
也此爲壇爲宮之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
門則不姝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於祀
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方明之祀配以
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
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治之
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
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蓋于書齊宣
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
處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
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楊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啇配以
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室皆儒所以致謨者月
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
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
爲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考於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
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姝制均失其傳矣案
金說是也明堂有二解故凡經典中必連類以記之明
堂位周公朝諸矦于明堂之位七年致政於成王下文
乃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覲禮天子設斧
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下文乃言諸
矦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周禮司儀職言將合
諸矦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矦下
交乃言王燕則諸矦毛及廟中將幣之禮大戴禮盛德

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記月令之明堂也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雝列南蠻東夷北狄西戎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記明堂位之明堂也故經中兩言明堂者以別之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此亦記月令之明堂也又朝事義篇云天子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此謂明堂位云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祖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致臣也此謂廟又云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此謂宗祀明堂云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敎孝也此謂祀大廟然則經典中或明堂大廟竝設或壇廟竝舉以古者路寢宮壇同制故也天子大朝諸侯

必於郊故其壇謂之明堂路寢大廟之南堂覲諸侯故亦謂之明堂巡狩方岳之下會同諸侯故又謂之明堂易曰聖人南面而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祀天必在郊故配天之祭在明堂專祖之祭在大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傳將大享獻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疏我我周公祀文王時也下我爲助詞烈祖以假以享傳假大也箋享獻也文義與此同維羊維牛與自羊徂牛句義正相同此卽絲衣傳先小後大之謂也周禮羊人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案賈說是矣唯所引與今本不同或係轉寫譌倒恐不足依據祐與右同爾雅尚右也則右亦尚也右饗猶云尚饗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一也祭法祖宗鄭注以爲明堂配天之祭其讖卓矣又本孝經緯文王爲五帝之宗遂謂文王配五帝并謂武王配五神不知月令五帝五神兼主祭

地神祇非所謂配天也金騶辨之甚晰○儀與義通文
土傳義善也荆訓法典常釋詁文維清傳典法也典謂
之常又謂之法猶爾雅則謂之常又謂之法荆謂之常
又謂之法範謂之常又謂之法矩謂之常又謂之法律
謂之常又謂之法散文常法通訓也此篇荆爲法乃典
爲常矣昭六年左傳引詩曰儀式荆文王之德曰靖四
方服注云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注與
文王篇儀荆文王句同杜預王肅皆從服說靖謀小明
召旻同箋云靖治也菀柳卑予靖之傳靖治箋靖謀兩
義相近伊發語詞嘏與假同嘏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
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
饗之案王說是也上二句文王之法天下二句天既右
饗文王之德皆以言文王之克配乎上帝也○夙早也
早夜去明尚早所謂逮閻而祭也釆蘇篇亦以夙夜在
公爲不失職維誥云子小子夙夜毖祀皆其義時是也
保讀天保定爾之保保安也案此言天常眷右我周能
保安天命之意文十五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不畏于
天將何能保又孟子梁惠王篇云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亦引此詩蓋周公治維祀文王其制禮後兼
祀武王皆歌此詩故趙岐孟子注云言成王尚畏天之

威故能安其大平之道此或本三家義
合祭文武於周公致政之年而言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疏此武王巡守告祭天之樂歌
也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
獸識其政事案獸與狩古字通用獸識其政事史記周
本紀作行狩記政事事雜行於武王而詩自作於成王
耳白虎通義巡守篇云何以知大平乃巡守以武王不
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三家詩說如此正義以為其言
違是
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
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戢聚櫜韜也夏大也【疏】遹訓行邁

邦巡行邦國也天子遹四方有燔柴祭天之禮故詩稱昊天其子之也右助也序讀禹貢郇叙之叙薄言皆語詞震訓動爾雅云動作也疊者慴之假借字爾雅慴懼也說文慴懼也讀若疊疊慴聲同故慴謂之懼疊亦謂之懼矣後漢書李固傳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案振與震同動內釋薄言震之句應外釋莫不震疊句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亦謂動內應外而與毛詩義未嘗不合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以奮舒釋上句動應釋下句亦與毛詩合言此詩爲美成王則三家襍說也○懷來釋言文柔安民勞同釋文柔本亦作濡俱訓安北堂書鈔禮儀九引毛詩作懷濡百神是所據亦作本也百神羣神也堯典云徧于羣神河爲大川堯典云望秩于山川喬高伐木同傳既釋喬爲高更申之云高嶽岱宗也者蓋舉東嶽以該南西北三嶽也般傳高山爲四嶽矣

堯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鄭注王制云岱宗東嶽也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也淮南子泰族篇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其下皆引此詩並足以明毛傳來安之義也王武王也文王有聲傳后君也○傳云明矣知未然也者釋經明字云昭然不疑也者釋經昭字言此者武王伐紂遲久之義也韓詩外傳云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外傳又云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又云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其下亦引此詩與荀子王制篇同其釋明昭之義與毛詩未嘗不合箋云以有後又用其次第處位解式序在位句用韓詩義箋又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解實右序有周句亦本韓詩義傳意或然也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云行猶視也使其子視前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此所謂式序在位也○戢聚桑亹同櫜韜彤弓同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與詩載櫜同鑑美也昊天有成命傳肆固也此肆字亦當訓爲固時是于時于是也夏大權與皇矣同宣十二年左傳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釋之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又云櫜而不戢安能保大周語引周文公之頌而釋之云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衆戢兵修文以解載戢載櫜二句保即允王保之大即肆于時夏故傳訓夏爲大正本內外傳說又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鉠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其下亦引此詩陽與揚通久長亦即保世滋大之意也此皆西京舊說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疏周禮鍾師注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

渠思文也案僞與競同此或出三家詩時邁肆于時夏思文陳常于時夏兩詩皆言夏而中間廁執競一篇故遂以三詩配國語三夏鄭注云九夏皆詩篇名樂崩而亾頌不能具則不以呂說爲然而箋詩兩言夏仍作九夏解非毛詩義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疏〕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烈文傳競彊也無競競也抑同烈業釋詁文武同傳文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之

上當有複句經文不顯成康四字爾雅康安也成大功
而安之以釋經成康二字此卽武篇云勝殷遏劉耆定
爾功也安與定義相近不顯之不與無競之無皆語詞
發聲反言之曰不顯傳順經言之云不顯乎正言之則
曰顯傳又申之云顯光也文王傳不顯顯也顯光也則
不爲語詞矣皇美烈文同傳云用彼成安之道用釋自
字唐羔裘緜傳皆云自用也用猶施也成安之道謂成
大功而安之之道也爾雅弇同也奄與弇通皇矣奄有
四方傳奄大也同大隨文立訓又義互相足也同有四
方者猶云四方攸同耳爾雅斤斤察也傳益其辭則曰
明察斤與昕聲義相近故漢書律曆志云斤者明也○
爾雅鍠鍠樂也漢書禮樂志說文引詩作鍠鍠與爾雅
同今詩作喤喤者假借字有瞽篇亦作喤喤云和者謂
鍾與鼓聲相應和荀子富國篇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
鼓喤喤釋文筦亦作管說文⿺走將行皃引詩曰管磬⿺走將⿺走將
荀子作管磬瑲瑲竝字異而義同先管後磬與今本毛
詩異也毛詩將將當卽⿺走將⿺走將之古文假借傳云集者謂
諸工會集也爾雅集會也墨子非樂上篇飲食將將亦
會集之意爾雅穰穰福也傳云衆者亦謂降福之衆多
也簡兮傳簡大也重言之則曰簡簡爾雅簡簡大也盬

鐵論論菑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
祇相況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案詩專頌武王而此
兼及文王者三家詩連稱之非合祭文武也有穰與穰同
○傳釋反反爲難者難古儺字竹竿傳儺行有節度也
褒三十一年左傳云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謂
之有威儀此即儺之義也實之初筵威儀反反傳言重
愼也箋云順習之皃重愼順習並與儺義相近潛夫論
引此詩作板板既醉既飽所謂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
我行其野傳復反也反復互相訓此云復者復與複通
福祿來反與福祿來崇句同皃賢傳崇重也箋云君臣
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箋以重字釋反字淡得
毛烹潛夫論巫列篇引詩釋之云此言人德義美茂神
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王仲任讀反與返同又以
醉飽屬神歆享言恐非毛指韓詩外傳云明君修禮以
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毋
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又云
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
福歸王公則上尊而衆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
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竝引此詩毛意或然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此南郊祀天之樂歌也后稷爲周始封之祖故既立爲大祖廟而又於南郊之祀配天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是也孝經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周人郊稷鄭注云祭上帝于南郊曰郊魯語展禽曰周人郊稷韋注與鄭同書召誥篇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用牲于郊牛二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周書作雒篇周公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正謂周公在雒祀天始行后稷配天之事與孝經合其後遂以南郊配稷爲定禮又與祭法魯語合也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又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案天子之始祖即諸侯之大祖諸侯無配天之祭故及大祖而止天子大祖廟共四親廟爲五廟而更得配享於郊故孝經左傳禮記郊特牲皆言郊而小記大傳則謂之禘凡禘郊祖宗四者皆天子配天之大祭鄭康成以祭法之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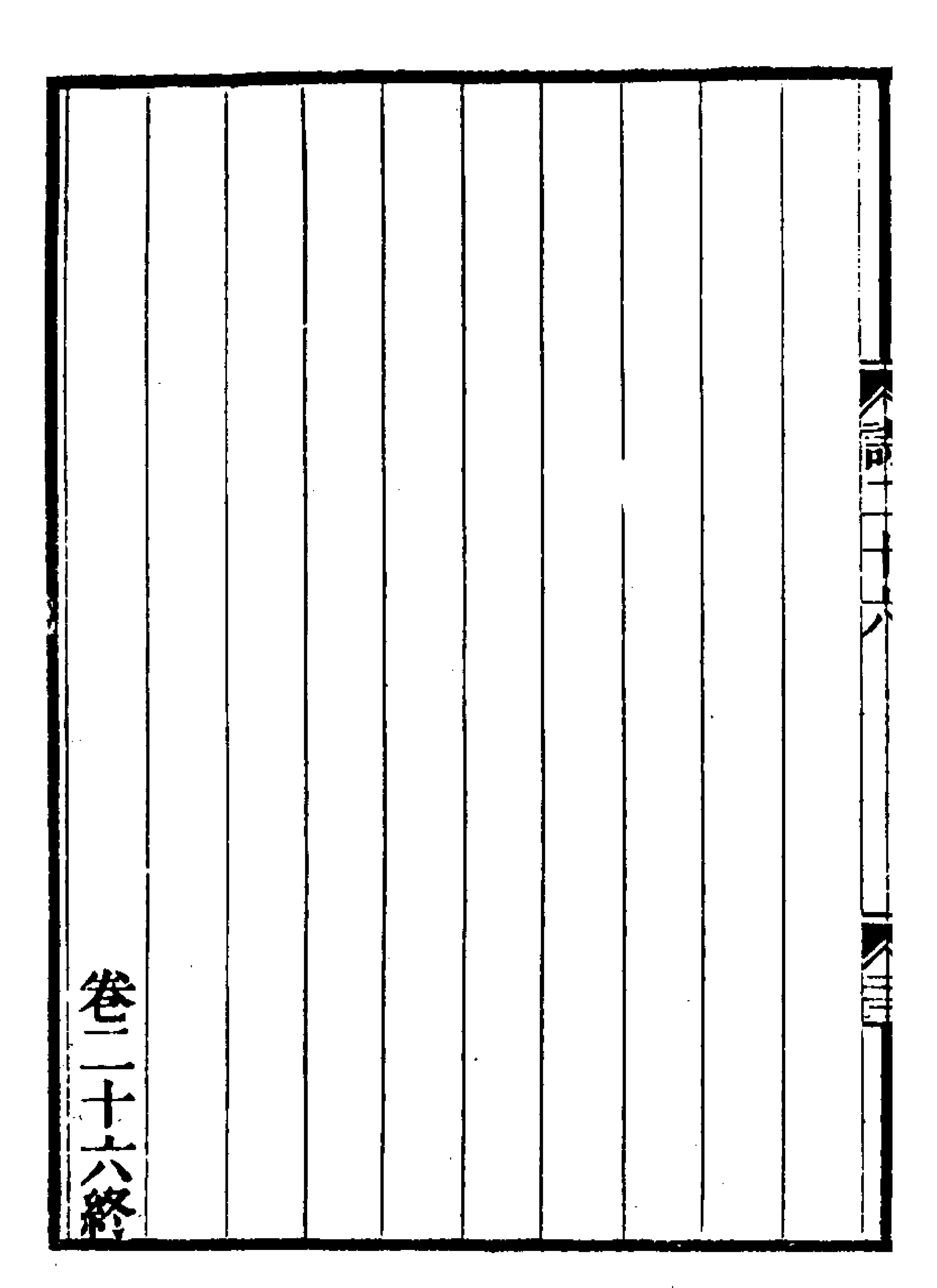
南郊之祭而小記大傳之禘則又謂禘即郊祖即后稷
以其祖配即是后稷配天之義宣三年公羊傳郊則曷
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此鄭本公羊作解其說卓
矣金賜云荀子王者天大祖董子天地者先祖之所自
出為天矣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
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即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又是禘即郊之確證萬物本乎天
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腳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
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即
郊之證也金賜又云配字古與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
對也釋名配犨也然則配享古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
至於以人神配享天地蓋以天地人參為三才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故可以配之也正義云國語周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也后稷
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我將主言文王
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言后稷有德
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與謂兩序之作一時之
事於我將言宗文王而不言配天於思文言配天而又
不言郊后稷言饗祀而配天可見言配天而饗祀亦可
知孔謂經有異故序不同非也意噫正義引書傳曰祀

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南郊在夏正正月也昊天有成命爲冬至圜丘祀天之詩而序云郊祀天地則知夏至方澤亦歌其詩此詩序但稱配天不及配地配天在南郊旣歌此詩則配地當在北郊亦當同歌此詩金鶚云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大宰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謂天大示謂地則南北郊皆必卜日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疏）思詞也文文德也烝衆也極中呡園有桃同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須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預韋昭注竝謂后稷能有立民之道無不得其中正與傳訓同書皐陶謨烝民乃粒粒者立之假借字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傳釋牟為麥則經中來字為語詞谷風伊余來塈塈息也四牡將母來諗諗念也車率德音來括括會也桑柔反予來赫赫嚇也江漢淮夷來鋪鋪病也傳皆以來為語詞無實義則來牟不連讀矣貽我來牟貽說文作詒不誤詒遺也我我烝民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言麥者五穀之一也麥曰牟嬰言之日牟麥孟子告子篇云麰麥是也說文及趙岐注引詩皆作麰毛詩作牟牟為麰古文假借字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臣工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鄭以詩之牟卽書之穀但此詩頌后稷不及武王箋不若傳義為長鄭以來為行來之來然亦不以來為麥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麰來麰麥也䅘齊謂麥䅘也案䅘卽來許作說文始以來麰為

麥名來麰漢書楚元王傳引詩作釐麰劉向說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來麰釐麰二字成義許劉相同許治毛而不廢三家也毛不言瑞麥與三家詩異李善注典引引薛君章句云麰大麥也麰與麰同趙岐注孟子云麰麥大麥麰爲大則來爲小廣雅釋草大麥麰小麥麳其說不古正義云釋詁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案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唐蓋衰縣傳自用也是率由自三字訓同帝命率育育讀如五穀孰而民人育育養也言天命用此牟以養民人也○界釋文作介介訓大非也介古界字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介界也爾雅疆界埜也無此疆爾界者言后稷布種之功盡天下之疆界無有此爾也常典也于時于是也夏大也陳常于時夏言周家陳典大法肇始后稷也



卷二十八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七

長洲陳奐學

臣工之什詁訓傳弟二十七　毛詩周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矦助祭遣於廟也（疏）廟大祖廟也大祖廟后稷之廟天子藉田在祈穀後郊而後耕也外諸矦來朝者遭遇其時亦必與其事故九推之諸矦卽助祭之諸矦於其歸也遂歌詠其事以遣之於廟其戒敕臣工保介者卽所以戒敕諸矦故詩次於思文噫嘻閒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康樂也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疏傳以嗟嗟爲戒敕之聲與烈祖嗟嗟不同義也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案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天子藉田先期咸戒則諸侯藉田亦當先期咸戒矣傳云敕之者正言其事說文敕誡也書臯陶謨篇俊乂在官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傳寮工皆官也版傳云寮官也此傳云工官也皆與書義同又酒誥篇越獻臣百宗工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皆以臣工連言臣工諸侯之臣有職司於王室者諸侯之命卿也公君爾雅釋詁文敕臣工敬君事也釐予咨謀茹度也言王予爾諸侯其成大平爾臣工亦於是而謀度之來猶是也來咨來茹猶云是究是度也楚茨時萬時億猶是萬是億也桑扈之屏之翰猶是屏是翰也來時之同聲故三字竝與是字同義○保介無傳呂覽孟

春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高誘注云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又云禮以三爲耜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案高注以保介爲副當是相傳古訓副天子之副即下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也天子躬耕則三公以下爲副諸侯躬耕則三卿以下爲副毛傳爲臣工作解即不爲爲保介作解嗟嗟保介猶云嗟嗟臣工耳則臣工保介爲諸侯藉田時皆所率耕之人矣乃鄭於注禮箋詩保介爲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然月令言親耕秉耒耜無庸更有被甲之人守視耕器況詩言爲農祈年於被甲執兵之人尤無干涉又何庸嗟嗟敕之乎當依高注以保介爲副與毛傳訓臣工爲官正合又與國語言藉畝先期咸戒公卿百吏亦無不合○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此釋地文也六書故畬下引爾雅作二歲曰新無田字與此傳同今爾雅新下衍田字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易无妄馬融注菑田一

歲也畬田三歲也詩正義引鄭易注同禮記坊記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案易注是而禮注非也說文畬三歲治田也易釋文引說文畬二歲亦非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耕田也不耕爲菑猶休不耕者爲萊菑與萊聲相近也鄭箋讀倣載爲熾菑初耕未能柔孰必以利耜發田與田一歲菑合新謂耕二歲者畬謂耕三歲者易董遇注悉耨曰畬蓋至三歲悉可耕耨矣此詩新畬就耕田說若采芑新菑就休耕之田說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不同皇美牟麥也春夏皆有祈穀之文夏祈麥實故言牟且牟者后稷之所詒爲周家王業實基乎此也受受福於上帝也明猶明明然也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迄至也康樂悉悴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樂歲終身飽○說文錢鎛下引詩作庤考工記注引作偫爾雅時具也庤與偫時同說文云錢銚也古田器此本傳訓說文又云鎛一曰田器良耜其鎛斯趙箋云以田器刺地傳訓鎒者亦田器也鎒槈之或字今通作耨管子禁藏篇推引銚耨以當劒戟輕重己篇銚耨當劒戟輕重乙篇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

爲農莊子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案錢鎛銚鎒古今田器異名故傳以銚鎒詁錢鎛也傳詁銍爲穫者艾亦穫也大東傳穫艾也艾之爲穫見於大東此可不傳矣良耜傳挃挃穫聲也銍者挃之假借禹貢二百里納銍傳銍刈謂禾穗銍亦挃也呂覽上農篇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言不鎒穫則奪民時矣與詩銍艾同周語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案詩於章末言命衆人以耨穫者與國語徧戒百姓紀農協功同詩敕臣工保介以及衆人猶國語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下至庶民也文義皆無不合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疏）噫嘻春夏祈穀之樂歌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此春祈穀也月令但言祈穀與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祈穀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魯爲侯國損於天子故春

秋之郊皆爲祈穀以后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祀后稷謂配天也祈農事謂祈穀也合報祈爲一祭魯禮非周禮也左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卽祈穀上帝分爲兩祭而此詩正義引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遂據月令左傳獻子語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案何說是也祭法禘郊祖宗四大祭皆不見於月令祭法郊稷郊之正祭也祈穀非郊之正祭可知故詩思文旣爲配天樂歌此詩又爲祈穀樂歌明是兩祭斯亦祈穀非配天之確證矣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夏祈穀也鄭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案鄭說是也鄭據桓五年左傳以四月爲雩月之正至五月以後爲因旱而祈雨故此詩箋亦引左傳龍見而雩以爲卽夏祈穀蓋雩者本旱求之名四月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故以此月之雩爲先祈正祭月令大雩著於五月者此亦猶穀梁傳言郊自

正月至于三月皆可郊者爲盡時說耳是五月大雩爲旱求之祭然亦祈穀實之事故云以祈穀實也雩正祭大雩旱祭祭雩用樂大雩用盛樂春秋經常雩不書秋三月書大雩者凡二十皆是因旱而爲求非雩月之正也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雩或作䨁雩舞羽也許亦據四月之雩不用盛樂言也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定元年穀梁傳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此魯雩上公也月令雩帝此周雩上帝也春因郊而祈穀夏則雩爲祈穀皆嘗在孟月祭天其祭地在仲月義著載芟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傳）噫歎也嘻敕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釋文噫作意又

作噫正義嘻敕也釋文作嘻和也和是敕之誤噫慨歎
之詞嘻戒敕之詞噫嘻疊韻連緜字哀十四年公羊傳
顏淵死子曰噫何注云噫咄嗟貌襄三十年左傳或叫
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嘻與譆
同王王事也凡國之大事在農農事即王事故傳云成
王成是王事也昭明假至也○率用時是也文選東都
賦注引韓詩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云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率帥古字通用駿大也發讀如句庇則利發之
發箋發伐也匠人注甽土曰伐伐之言發也私私田對
公田言之故傳云民田也大發民之私田言此者為富
民讓下之道鹽鐵論取下篇云後發爾私上讓下也此
說與毛民義合其訓古矣後與駿通終之為言極也傳
云言各極其望也者上欲望民之富今私田三十里以
大發之是謂各極其望也亦發聲維其也十千維耦其
耦十千也甫田傳十千言多也鄭注周禮以鄉遂不用
井書采地畫之為井遂人匠人分為二法程瑤田溝洫
考云駿發爾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
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
半里舉成數之證也此遂人之不為井田確有明證奐
案詩言藉田也藉田在郊天子藉田千畝千畝適合十

夫之地此亦鄉遂中用遂人十夫不用匠人九夫之事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述古者藉田之制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注王耕一發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鄉九大夫二十七也終盡耕之也高注呂覽同三十里十千耦猶千畝也終三十里猶終于千畝也傳云大發私田各極其望實依周語庶人盡耕為說月令言天子躬耕帝藉即在祈穀之後與詩序祈穀上帝亦止合天子鄉遂無公田而亦藉民力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疏二王夏殷之王也正義云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客二王之後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疏振飛猶奮翼鷺不一鳥故傳則重言之曰振振有駜振振鷺傳亦云振振羣飛皃也鷺白鳥有駜同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四方有水爲雍周禮雍氏注雍爲隄防止水者也凡止水處曰邕假借字作雝雍卽雝之隸變鷺飛于雝與鶴鳴于臯同臯雝皆爲水鳥所居故竝訓爲澤說文川部巛下引左傳川雝爲澤此傳所本也詩以鷺之在澤興客之朝周賓位在西雝故曰西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案韓詩以雝爲文王辟廱恐非是蓋此詩作於周公制禮之後則辟廱在國中之澤宮而與文王辟廱之在郊用殷制者不同處也韓與毛異○序言二王之後故傳以客爲二王後也戾至也斯此也此鷺也言客有此絜白之容也禮記中庸篇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

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衆在彼指遠在此指近箋在彼謂居其國在此謂其來朝與中庸釋詩合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注引韓詩亦作射射與斁通夙夜早夜也永終皆長也以永終譽猶云以介景福耳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衆假俗字箋云譽聲美也呂覽審分篇云譽流乎無止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疏）此秋冬報之樂歌也後箋云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一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或曰望郊之屬也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

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箸明故傳亦不言何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即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即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豵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衆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烝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傳）皆徧也（疏）易豐彖傳及說卦傳皆云豐者大也方言云凡物之大貌曰豐又云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燕記曰豐人杼首燕趙之間言圍大謂之豐傳訓豐爲大豐年大年也稌稻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今沛國呼稌說文沛國謂稻曰稬是以黏者爲稌矣周禮食醫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稉也是又以不黏者爲稌矣蓋稻稌皆大名也○周語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韋注云廩御廩春秋桓十四年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禮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案廩藏米傳云藏齍盛之穗黍離傳穗秀也然則高廩其露積歟甫田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齍與齊同伐檀楚茨傳皆云萬萬曰億此即數萬至萬也阮元校勘記云數億至億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伐檀楚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爲長案阮說是也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引毛詩傳與定本集注同說文云數億至億曰秭是今數宗毛訓也

爾雅秭數也郭注云今以十億爲秭是以古數說秭秭即兆也眾經音義卷六引算經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此秭在第六等十萬起數數至秭則已過於數億至億矣與古數不合廣韻秭字下引風俗通義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此以萬起數數至秭秭爲萬萬則又不及於今數矣漢末諸家之說不足取爲經訓釋文引韓詩云陳穀曰秭○載芟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說文皆俱詞也徧與俱義相近徧讀爲徧爲爾德之徧說苑貴德篇釋此詩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此即徧字之義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疏】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

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故武王有天下未致大平樂器未具至成王之世始克大同迺作己樂樹羽縣鼓皆先王所未有也是在周公攝政六年時箋云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傳）瞽樂官也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疏）云傳瞽樂官此即周官之大師小師矣周語瞽獻曲瞽史教誨瞽告有協風至韋注云瞽樂師又云樂大師是瞽為樂官之義凡宿縣皆陳樂於堂下在周之庭言周始作樂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傳本爾雅又申明業字

之義爲鋸齒畫飾也靈臺傳亦云業業大版也簨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正義引孫炎注云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說文版判也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竝與毛傳同段注云栒以縣鐘鼓業以覆栒爲飾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又以白畫之明可觀故此大版名曰業業之爲言齾也許說本毛傳或曰畫之或曰二字乃以白二字之謂傳云植者爲虡衡者爲栒虡臺同云崇牙上飾者謂業上飾也烈文傳崇立也業栒爲之上飾崇牙又爲業之上飾爲平版作鋸齒形以白畫之崇牙爲業上曲然高聳處以縣鐘磬故云卷然可以縣也卷阿傳卷曲也是鐘磬縣於崇牙不縣於業牙大齒小上下相承業畫齒崇牙非畫也解之者以牙與齒爲一則崇牙爲畫文失之詩有業又有崇牙靈臺有業又有樅傳亦必分釋之其爲二物明矣羽派羽飾也集韻龍筍虡飾引爾雅髦謂之龍今釋言作旄旄髦皆羽也經言樹傳言置樹之爲言侸也置之爲言植也方言樹植立也樹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樹羽周禮也明堂位云般之崇牙周之璧翣詩謂之樹羽禮記謂之璧翣其義一也疑璧乃壁之誤壁當讀如壁材之

璧璧即栒上之版翣卽羽也謂於璧四角垂羽以爲飾
是曰璧翣也亦曰置翣檀弓周人牆置翣又置翣周也
設崇殷也說文翣棺羽飾也此雖喪飾而殷設崇周置
翣其質文增益之數大略相同鄭緣喪大記有書翣載
圭之文遂以解璧爲載翣翣爲畫翣其下又垂以五采
羽則更於樹羽之外增益璧翣矣依漢制度言之恐與
古不合○應應鼓也周禮小師擊應鼓禮記禮器篇應
鼓在東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傳云小
鞞鞞乃鼙之俗字大射儀應鼙在其東南鼓鄭注云應
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
先擊小後擊大也投壺篇魯鼓薛鼓之圖注云圜者擊
鼙方者擊鼓朄應鼙在東面以應西面之朔鼙故謂之
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亦謂之
應傳以小鼙釋應也卽指應鼙言也不言朔鼙經文不備
也說文云鼙騎鼓也跨馬爲騎鼙有四足楹箸於地若
人之跨馬然故曰騎鼓明堂位注云足謂四足也則應
卽夏后氏足鼓也○傳以應田連文應爲小鼓故田爲
大鼓矣爾雅鼖應同釋說文亦鼖鼙連篆皆其義鼖亦
作賁靈臺傳賁大鼓也賁田皆爲大鼓應卽應鼙在東
縣鼓卽鞉在西詩人作句以田朄於應縣鼓之閒蓋田

即儀禮之建鼓也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
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三面縣謂之軒縣三面皆一建鼓
周庭設四面縣謂之宮縣則四面必皆一建鼓田之爲
言陳也田田相承亦陳陳相應也鄭注云建鼓建猶樹
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殷法
也又謂之楹鼓明堂位殷楹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
上出也則田即殷人楹鼓也鼓人以路鼓鼓鬼享詩爲
大祭祀宿縣則田大鼓即路鼓也路鼓建鼓說見靈臺
篇正義以田爲縣鼓失之矣郭注爾雅鄭注周禮禮記
竝引詩作應朄縣鼓周禮大師小師鼓朄鄭司農兩云
朄小鼓說文申部朄擊小鼓引樂聲也朄亦應之類應
朄皆謂小鼓箋改田作朄當本三家詩說○傳云縣鼓
周鼓也者縣鼓即鞉鼓邪置我鞉鼓傳鞉鼓樂之所成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此禮記明堂位文
邪傳本之以證殷人鞉鼓爲置鼓之義而又推言周人
執鼓爲縣鼓之義商須殷制故曰置周須周制故曰縣
此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傳以縣鼓爲周鼓則
應田承二代之典物矣周人以夏后氏足鼓爲應鼙朔
鼙以殷人置鼓爲建鼓而唯鞉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之制別設一縣小師掌教鼓鼗眂瞭瞽矇掌播鼗嘗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故考工記梓人爲簨虡但有鐘磬無鼓周鼓亦不皆縣唯鼗鼓乃縣之大射儀云鼗倚于頌磬西紘紘猶縣也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鑮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在西肆須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此其義證也鄭注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解紘爲編磬繩失之又明堂位注縣縣之簨虡也鄭不解縣鼓爲鞉鼓則所謂縣之簨虡者其意指小聲之屬然縣於簨虡擊小鼓以應大鼓鞞於擊應又那篴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大射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或鄭所據其小者歟釋文鞉亦作鼗爾雅釋文鼗本或作鞀同說文鞀遐也或作鞉又作鼗籀文作磬同案今字詩作鞉書禮爾雅作鼗月令作鞀並字異義同鞉郎承上文縣鼓而言傳云鞉鞉鼓也者郎本邢篇置我鞉鼓而言也鞉鼓俗本作小鼓者誤書臯陶謨篇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瞽矇掌播鼗柷敔爾雅釋樂

亦以柷敔鼗爲節樂之器故每連而言之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路鼗詩之田卽路鼓則詩之鞉其路鼗矣○上文設業虡編磬在其中矣此言磬者謂特磬也郱依我磬聲箋云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異之者玉磬特見明堂位及魯語書謂之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爾雅大磬謂之毊大戴禮三本篇縣一磬而尚拊搏大磬特縣所以配鎛鐘者也書夏擊明堂位作揩擊古說皆以爲柷敔柷敔在堂下則玉磬亦在堂下可知鄭注書玉磬合堂上之樂者謂玉磬倚于堂廉與堂上之歌相應非謂玉磬爲之設於堂上也凡四面縣東西二鎛皆南陳其特磬當設於北方白虎通義禮樂篇云一說磬在西北方是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此磬亦特磬也君賜之樂則以大夫有特磬記曰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注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是大夫特磬在庭北笙入在其南大射儀無特磬者辟射位也諸侯大夫皆有特磬郊特牲擊玉磬爲諸侯僭禮然則唯天子用玉耳大夫閒歌特磬以應之天子無笙閒有下管亦特磬以應之而編磬亦應之鞉所以節下管故此篇及郱皆鞉磬連文也○柷爲椌以今名通古名之例疑傳文木字當衍說文椌柷樂也柷樂木椌也所以止音爲節許依椌從木

故謂之木椌耳柷下樂字亦當衍郭注爾雅云柷如桼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
右擊止者其椎名風俗通義及廣雅竝云柷方三尺五
寸圉書禮及爾雅皆作敔圉者敔之假借字淮南子俶
眞篇騎蜚廉而從敦圄圄與敔同郭注爾雅云敔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柷敔禮記樂
記及荀子樂論作椌楬故傳訓圉爲楬也鄭注明堂位
云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玉篇手部揩擊柷敔
所以止樂也本亦作戞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
敔謂之籈李注云擊柷之椎名謂止戞敔之木名謂籈
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戞敔以止之白虎通義
禮樂篇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
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
也敔終也承案此皆就柷作敔止爲說風俗通義引禮樂
記用柷止音爲節與說文同而不及敔釋名敔衙也衙
止也所以止樂也鄭注尚書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鼓之以止樂而又不及柷與謂柷敔皆止樂之器鼓
柷謂之止止音爲柷也鼓敔謂之籈籈之爲言禁也說
文敔禁也禁亦止也柷謂之椌椌猶控也大叔于田傳
止馬曰控其義也敔謂之楬楬猶遏也說文遏微止也

讀若桑蟲之蝎其義也顧希馮以爲柷敔皆止樂當有師承矣書云合止柷敔合合樂也合樂則柷敔以止之解之者乃謂合柷止敔遂有始柷終敔之說恐非古義○既備乃奏簝謂既備爲縣畢已乃奏爲金作是既備承上文而乃奏起下文也凡奏皆金奏也說文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通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蠟蜜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鄭箋及小師注皆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高注淮南呂覽云管一孔似篴簫今之歌簫案爾雅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是籥管皆有大小高鄭則就其小者言耳簫管儀禮謂之簜簜之爲言大也當依蔡說就其大者言之爲是金鶂云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有笙入者諸侯燕大夫故卽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備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用笙閒之說又云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堂

下笙管金奏非詩也桀誠齋說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笙入閒歌明辨晳矣然以爲下管非詩篇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爲詩有明文矣諸侯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見於燕禮記及大射儀天子樂禮既亡而以魯用天子樂推之其於祀大廟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見於明堂位及祭統新宮象皆詩象卽維清也凡詩爲歌歌者在上笙管皆在下笙入閒歌其堂上歌詩堂下以笙和之下管亦有詩其堂上歌詩堂下以管合之故言下管卽以包笙閒二者矣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有笙無管大射儀有管無笙唯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記管笙竝有與經不合云備舉者言下管之樂盡舉也執競傳云喤喤和也振鷺傳云客二王之後書臯陶謨篇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簫韶九成正與詩義同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疏　禮記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此冬薦魚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又周禮䱷人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此春獻鮪也魯語云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
行諸國案冬春之際皆取魚嘗廟正與序義合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那傳云猗歎詞國語猗兮違兮韋注云猗歎也猗與猗猗兮也漆沮詳緜篇傳云岐周之二水者岐周為文王政治新邦周人於享祀時薦作為樂歌遂以漆沮二水發端國雖邑鎬京而禮必稱岐周孟子梁惠王篇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故潛潛有多魚也潛韓詩作涔禹貢沱潛夏本紀作沱涔此潛涔聲通之證槮釋文所據舊詩傳作槮爾雅釋器槮謂之涔李巡孫炎郭璞竝訓積柴作木旁參唯舍人云以米投水養魚爲涔舍人本爾雅作米旁參以米養魚非古義也諸家皆依字偏旁爲說竊謂其字作槮訓爲蓄水養魚不必改作槮亦不必訓作投米也說文网部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江賦栫澱爲涔栫涔亦聲之轉淮南子說林篇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罾者舉之高注罧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之下壅而取之罧讀沙槮今兗州人

積柴水中捕魚爲罧幽州名之爲涔也武進莊逵吉云罧據爾雅說文當作罧案莊說是也淮南子與說文正合積柴聚魚其字正作罧釋文引韓詩云涔魚池亦是圍聚捕取之義與積柴之說亦未嘗不合說文云涔潰也涔本字潛假借字罧正字槮假借字○碩人傳鱣鯉也鮪鮥也此箋云鱣大鯉也鮪鮥也鄭因下有鯉故謂鱣爲大鯉以別言之四月鱣鮪傳亦謂之大魚矣箋云鰷白鰷也說文鯈鯈魚也鰷即鯈之俗爾雅鮂黑鰦郭注云即白鯈魚江東呼爲鮂魚麗傳云鱨揚也箋云鰋鮎也魚麗傳同郭注爾雅云鯉今赤鯉魚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禘大祖也【疏】此時禘后稷之樂歌也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猶殷祭凡禘有三禘天於圜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則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

夏禘爲夏礿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祫而五年禘
闕宮傳云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即
時享外有祫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雝禘大祖也
時禘也長發大禘也吉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者或以
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
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
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亡矣序云禘大
祖大祖后稷也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以后稷爲肇封
之祖立后稷爲大祖廟故唯后稷稱大祖周禮大司樂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注人鬼
則主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注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然
則鄭亦謂大祖爲后稷矣王制疏云鄭說禘大王王季
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
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
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
其昭主皆祔而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
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案據鄭說已極淹貫古者夏立五
廟禹爲大祖故其禘在大祖廟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大

祖廟同夏制也殷周以契稷始封爲大祖而湯與文武
受命之王與大祖並尊廟皆不毁周禮守祧注云先公
之遷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又據春
秋爵有禘於羣廟之禮遂自圓其說以爲文武時享及五廟
二祧時禘及毁廟四親廟亦各禘於其廟毁主藏於后
稷文武三廟中故此三廟皆行禘禮先公遷主於后稷
合會先王遷主於文武合會以祼祫之皆在大祖廟合
會者不同此就文武應毁不毁時言之鄭說可補經義
之未備要不可以論周公制禮之初韓詩內傳云禘取
毁廟之主皆升會於大祖通與引逸禮云禘于大廟禮
毁廟之主升合會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
毁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共一牢祝稱孝子孝孫王制疏
引逸禮又云禘皆升會于其祖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皆
以爲然是諸家或本古制統吉禘時禘而言或舉矣邦
離言禘而實即祫故說禘者往往不及文武然即援此
可徵周禮制作之遺意此詩本禘后稷之詩也獻昭尸
故假哉皇考也獻穆尸故既右烈考也祝辭稱孝子故
綏予孝子也詩與逸禮義正脗合特詩不言毁廟爲異
焉耳周以后稷配天爲郊祭以后稷主宗廟爲禘祭以
文昭武穆未毁廟爲合會以祭其後遂定禘爲五年一

祭此周公制禮也箋云大祖謂文王非也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引白虎通義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爲鄭所本不知祖文宗武爲明堂配天之祭不聞於宗廟稱文爲大祖武爲大宗且文王旣不得與后稷同稱大祖成王時文王尚居親廟豈得於文王廟特禘箋失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傳】相助也廣大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傳】假嘉也燕安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疏】思齊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下也字今補淸廟肅雝顯相傳云相助也義同辟公謂諸侯也天子謂成王也文王傳云穆穆美也漢書劉向傳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衆

劉承上文而言武王非謂武王作此詩也云事其先祖則爲禘后稷可知又韋玄成傳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亦引此詩云立廟京師則其爲時禘宗廟可知三家與毛不異也於讀如字廣大六月同廣牡猶言大牡周禮充人碩牡則贊碩亦大也楚茨行葦傳皆云肆陳也○假訓嘉箋云嘉哉皇考肆文王也綏讀以綏後祿之綏綏安也孝子亦肆成王也宣哲明哲也六月嵩高傳有文有武文王有聲傳云后君也燕讀以燕翼子之燕文王有聲傳云燕安也義同昌文王諱禮記曲禮廟中不諱鄭注云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然則此詩有事於后稷故不爲文主諱是其義也正月傳云繁多也○傳云烈考武王也者此禘后稷文王爲昭尸武王爲穆尸故詩人既歌皇考又歌烈考皇考爲文王則烈考爲武王矣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韋注魯語云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

武王也書大傳亦云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蓋祖
文宗武也壇位之祀昭文穆武廟禘之禮也云文母大姒
也者周歷世修德莫如文王歷世有賢妃之助又莫如
文母言文母不言邑姜文不具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諸侯禘致夫人之新主是有父
主必有母主矣文二年穀梁疏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
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
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禘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此謂女子
無廟祔於男子合食也祭統鋪筵設詞几爲依神也注
詞之言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此謂男有尸
女無尸同几少牢所謂以某氏配尚饗是也王引之詩
述聞云傳以文母爲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
母當爲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上文母也列女傳母儀傳
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
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明矣漢
書元后傳大皇大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
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
惟皇大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漢書杜鄴傳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

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衆王說是也杜鄭傳所云雖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正本此詩先武王後大姒之義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成王之世武王廟爲禰廟武王主喪畢入禰廟而諸侯於是乎始見之此其樂歌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傳）載始也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傳）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疏）爾雅哉始也古載哉聲通辟君
君王謂成王也墨子尚同中篇云周頌道之曰載來見
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
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
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墨子釋詩章
讀舊章此古說也曰聿字通○龍旂交龍爲旂也陽陽
龍旂皃故傳云言有文章也隱五年左傳昭文章杜注
云車服旌旗是矣和在軾前鈴之在軾前者也詳蓼蕭
篇爾雅釋天有鈴曰旂李注云以鈴箸旒端桓二年左
傳鈴昭其聲也杜注云鈴在旂動有鳴聲說文云旂旗
有眾鈴以令眾也鈴令丁也秦交龍旂有九鈴著旒端
旂有眾鈴也令丁爲鈴動有鳴聲也郭璞謂縣鈴於竿
頭則與古說旐矣詩上句言龍旂下句言鈴傳云鈴在
旂上則鈴在龍旂之上與凡稱旂爲旌旗總名者不同
故庭燎釆叔泮水等篇皆云言觀其旂但辨旂之色不
及旂之聲與此有別央央狀和鈴之聲與訓鮮明者不
同呂覽古樂篇其音英英高注云英英和盛之貌與此
央央同肈當作鋚蓼蕭傳云鋚革轡首也鋚釋文鶬本
又作鎗正義本亦作鎗說文玉篇引詩皆作瑲竝同言

有法度簡兮傳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烈文傳云烈光也○思文傳率用也序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故傳知昭考爲武王享獻天保我將同永長言我也思詞也皇天也義並見文王篇言我武王長保天命天乃予以多福也思皇多祜與思皇多士句法相同辟公謂諸侯也俾釋文作卑緝熙光明也純嘏皆大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疏）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傳）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

易也【疏】傳云殷尚白也者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云翰白色馬也引易曰白馬翰如是殷馬用
白也云亦亦周也者僖二十四年左傳皇武子曰宋先
代之後也於周為客案傳中周字即用左傳於周為客
之義故經亦白二字傳乃先釋白後釋亦上承有客句
下起萋且句言微子亦於周廟助祭耳白虎通義王者
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
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魯詩亦謂客為
微子與毛詩序傳合獨斷亦同○萋且猶踧踖雙聲連
緜字傳云敬慎此即助祭祼將之事萋云其來威儀萋
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是也敦琢猶雕琢旅眾也眾者
此即臣工篇之臣工保介也箋云選擇眾臣卿大夫之
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亦是其
人如玉之義也莊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
過信為次案一宿為舍即一宿曰宿也九罭傳亦云再
宿曰信爾雅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郭注云再宿為信重言之則知四宿白駒傳縶絆也縶
為絆馬之索授之縶即授之索也因之以索絆馬亦為
之縶縶其馬即絆其馬也縶馬所以羈客故傳云欲縶
其馬而留之也○薄言皆語詞箋云追送也既猶終也

淫大爾雅釋詁文淫從㸒聲㸒從壬聲故詁訓壬任淫三字竝有大義威則釋言文威從戌聲威與則雙聲廣雅釋言威德也威與德亦雙聲則德義相近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此申傳訓也夷易節南山天作同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疏】詩以武命篇序云大武猶大夏大濩耳周禮禮記左傳皆言舞大武則大武爲樂舞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後箋云箋言周公所作即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此序言奏是既歌此詩即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王所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書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傳烈業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耆爾定功傳武迹劉殺耆致也疏於歎

詞皇美也執競篇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傳亦云烈業也
武王之業莫彊乎伐商誅紂宜十二年左傳云武曰無
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耳弱耆昧卽是伐商
誅紂之事○嗣武猶言繼序纘緒撫武訓迹迹者道也
言武王繼文王之道而卒其伐功也下武篇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彼言武王繩祖之武此言武王嗣文之武文
義同故傳訓亦同劉殺爾雅釋詁文王引之書述聞云
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日伐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
近故君爽日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威劉皆滅也猶言遏
劉虔劉也逸周書世俘篇汲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竝
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詩之遏劉卽書之
咸劉皆合二字一義長發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遏與曷通則此遏字亦當訓
爲害下句耆字卽承遏劉爲說詩言伐商誅紂箋乃本
止戈爲武之義解遏劉爲止殺夾在中閒於上下文義
不貫矣爾雅厎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厎聲義相同左

傳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杜注云耆致也案經耆字卽是耆昧之耆釋文引韓詩云耆惡也言武王惡紂而誅伐之與毛訓異意同箋耆老也義異○左傳云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以此篇爲武之卒章賚爲武之三章桓爲武之六章賚桓皆紀武王用武事也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後箋云杜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卽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賚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觕論難與精悉者也

卷二十七終